

# 自序

在中国传统著述中，自传实属罕见，但是，以年谱为形式的行状却占有一定的地位。这种题材的传记，往往由传主的好友或仰慕者编撰，按照严格的年月顺序，记载他一生的主要事迹。此外，也不乏有名人日记，以手稿或刊本传世。还有文集，其洋洋大观者，首推《李文忠公全书》，该全书收集有直隶总督、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一生的文稿，其中包括：家书、奏稿、总理衙门往来函稿、电稿等，总计 100 余卷。晚清派往国外的使臣，虽不谙外语，但都是翰林名士。他们持节域外，不辍笔耕。日记所载，除例行公事、特殊使命外，更有见闻观感。遗憾的是，后来供职于外务部的年轻者，未能坚持先贤作法，使人无从了解他们的生活和经历。殊不知，形诸文字的经验，不仅会使同代人和继任者深受裨益，对后世的史学家也颇有价值。

我绝非妄言本人的经历和琐事值得记录下来，即使这些经历与一般人的有所不同。但是，我的生活确实展现了一幅历史画面，它可能并不完整，也有缺陷，却反映了我们国家革故鼎新的重要时代。它也揭示了一个普通的新式中国人的生活方式，内容包括：我的家庭关系、日常起居、学历、职业和娱乐，我是怎样步入仕途、历经升迁、直至引退(出于自愿抑或其他原因)的，以及作为外交官供职于海外的经历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，我的职业生涯漫长而富于变化。由于具有广泛的兴趣，我还积极地参与了

## 2 颜惠庆自传

知识界、教育界、慈善界的大量社会活动，使得人生阅历更加多姿多彩。

外国读者可能会发现有些平凡小事不值得记载，然而，我写此书也是为了给我国同胞看的。他们对西方的环境和风俗很不熟悉，自然会很感兴趣，而且可以增长知识。作为自传，避不开个人，“我”字频用，在所难免，唯望见谅。

30余年来，每天晚上，我坚持记下当日发生的主要事情。有时，对令人兴奋或有趣的事，尤详加著录。此外，还积累有大量的官方记录和文件，包括我在国内外任职期间制定的工作方案、颁布的法令等。其中，仅我必须副署的总统命令即有数十件。如果对这些汗牛充栋的材料一一披览，爬梳剔抉，取其精要，融入书中，非积年累月，无以告其成。在史实准确无误的前提下，我则主要依靠尚可依赖的记忆力，力求把自传写得简明扼要。

由于环境所限，只能参阅很少的书。其中，《三水梁燕孙先生（梁士诒）年谱》涵盖了同一时代的重要事件，使我获益匪浅，激起了我对当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的回忆。收入自传的参加关税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通电，即是译自梁公的年谱。清帝退位诏书，也同样引自此谱。我还得益于徐淑希教授撰写的《中国外交史》，特别是有关满洲问题的那部分。我还要感谢徐教授、罗伯特·沃德（Robert Ward）领事和佩特罗（Petro）夫人，他们向我提供了书中某些部分的材料。书中所引希特勒的讲话，则取自赛尔斯（Raoul de Roussy de Sales）编辑的《我的新秩序》（*My New Order*）一书。

自传中涉及的众多人士，难免提及姓名，无论褒贬，只限于社会生活一面，均依据事实，且留有余地。

关于列强对中国的政策和态度，书中每有批判，语言不免严

厉、激愤，这绝非出于排外情绪和个人偏见，而是依据确凿的事实和充足的理由。为什么某些国家越来越招致我国人民和新闻舆论界的激烈批评，有两个重要的原因：一是因为，长期以来，他们在中国攫夺了很多利益，与中国人民的冲突自然会加剧；二是因为，我们对他们国家的历史和理想有深刻的理解，对他们在对华关系中的行为有较高的期望，然而，现实却与愿违。我们知道，私人交往中理想的破灭，都会招致感情的交恶；国际关系，也莫不如此。所幸的是，世界形势在变化，中国和中国人民不但更为世界所了解，也获得了更高的评价。民主国家对我们尤为友善，这种感情也得到了我国人民的回报。

希望广大读者能够喜欢这部书，特别是年轻的同胞，能从此书中汲取思想，将有助于他们认清国内外的困难形势，为祖国的富强和幸福，做出贡献。

颜惠庆

1946年于上海